

沈心工

《學堂樂歌之父》

◎沈心工
◎許常惠

Z5.15

G1208

學堂樂歌之父—沈心工

之生平與作品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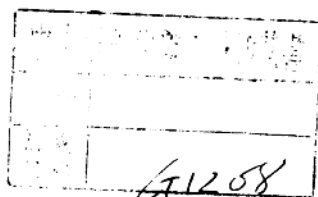
沈 洽

中華民國作曲家協會 出版

學堂樂歌之父—沈心工
之生平與作品

出版 \ 中華民國作曲家協會
贊助 \ 教育部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承印 \ 樂韻出版社
發行 \ 中國音樂書房
 台北市愛國東路26號
 TEL : 392-9912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 錄



出版者的話：

“學堂樂歌”之父—沈心工先生

許常惠 ●1

代 序

之一：鄒韜奮

●3

之二：黃炎培

●3

之三：黃 自

●3

之四：吳若安

●4

沈心工先生像

●5

心工先生哲嗣

沈葆昌、沈葆中先生與筆者合影

●6

前 言

●7

沈心工自傳

●9

附 錄

沈心工先生傳（1948年）

黃炎培 ●31

沈心工傳（1983年）

沈 洽 ●33

《小學唱歌教授法》序（1905年）

陳懋治 ●43

《小學唱歌教授法》譯者按（1905年）

沈心工 ●43

《學校唱歌二集》序（1906年）

陳懋治 ●44

《重編學校唱歌集》序（1911年）

黃炎培 ●44

《重編學校唱歌集》編輯大意（1911年）

沈心工 ●45

《心工唱歌集》序（1930年）

吳稚暉 ●46

《心工唱歌集》序（1936年）

黃今吾 ●46

《心工唱歌集》自序（1936年）

沈心工 ●47

心工樂歌選

●49

沈心工年譜（1987年）

沈 洽 ●83

照片

●87

出版者的話：“學堂樂歌”之父——沈心工先生

我國近代音樂史上產生的新音樂——無論是教會（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聖歌、新軍的軍樂、新式學堂的樂歌、以及各類新創作的藝術音樂，無疑的採取西式技法或併容中西風格，是其一大特色。然而在早期新音樂中，以“學堂樂歌”一類，它隨著公學教育（義務教育）的普及，流傳的範圍最廣，因此對往後新音樂的發展起了深遠的作用。試看近代音樂史上最早期的新音樂家，他們多數從事於“學堂樂歌”的推動，對中國音樂的創新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舉一九〇〇年以前出身的新音樂家便有：

沈心工（1870—1947）

曾志忞（1879—1929）

李叔同（1880—1942）

蕭友梅（1884—1940）

他們都對“樂歌”運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其中，以沈心工先生投入“樂歌”運動的時間最早最長，而且他以“教育救國”的愛國精神與“民主自由”的現代觀念，為近代中國音樂的革新鋪出了一條路。

沈心工先生的樂歌教育開始於一九〇三年三月，他在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的前身）附小創設“唱歌”課。時間上比滿清政府廢止科舉、興辦公學，在新式學堂中列“樂歌”一科（隨意科）還要早，可以說是我國近代音樂教育史上的創舉。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創舉很快獲得上海及其他地方學校及社會的熱烈響應和效法，成為社會新風氣的潮流。不久，做為“樂歌”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人，沈心工除了在南洋公學附小教唱歌課之外，更兼了南洋中學、務本女塾、龍門師範以及“滬學會”等的唱歌課及樂歌講習會的教導工作。他在樂教的崗位上為“樂歌”的推行耕耘奮鬥了二十四年（一九二七年為止）。

在那一段中國新音樂的開拓時期，音樂工作者不知比現在的音樂教師艱苦多少倍。因為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得從頭做起。例如教材的編輯：

(1)從日本或歐美的教材中選擇適合於我國人唱的歌。

(2)從我國傳統歌曲（特別是民歌）中選擇適合中小學生唱的歌。

(3)給以上挑選出來的外國或中國原有的歌填上新詞：符合新時代的，或適合於中小學生唱的新歌詞。

(4)新歌的創作：“樂歌”的工作者不僅要能唱、能彈、能教、而且還要能填歌詞、作歌曲。

至於上唱歌課所需要的課本的製作，伴奏樂器及其它設備，都得由音樂教師去想法。從今天台灣中小學的音樂實驗班，教材設備一切齊全，教室裏空氣調節鋪地毯的幸福環境，恐怕無法想像當年前輩們辛苦奮鬥的情況吧。沈心工先生一生所收集的“樂歌”資料大約有一百八十首，其中的一百六十首為填詞，十五首為填詞作曲，另有數首為別人的作曲。以上的絕大部分收入在先生所編的：

《學校唱歌集》初集（1904）

《學校唱歌集》二集（1906）

《學校唱歌集》三集（1907）

《重編學校唱歌集》一至六集（1911）

《民國唱歌集》一至四集（1912）

《心工唱歌集》（1936）

這些樂歌的內容涉及的題材極為豐富，根據沈心工先生可分類如下：

- (1)表現愛國主義精神的
- (2)直接鼓吹國民革命的
- (3)激勵人們自強不息的
- (4)提倡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
- (5)諷刺軍閥、譏諷時政的
- (6)提倡重視科學和興辦實業的

- (7)宣傳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主義思想的
(8)其它諸如提倡修身養性、文明禮貌、節時惜物、移風易俗和普及科學知識的等。

至於後代的人對沈心工先生的樂歌的評價如下：

黃自：爲他的《采蓮花》等作品配了鋼琴伴奏，並對他的《黃河》評道：“這個調子非常雄沉慷慨，恰切歌詞的精神，國人自制學校歌曲有此氣魄，實不多觀。”

李叔同：“滬學會”是李叔同創辦的，曾多次邀請沈心工先生到會教課。李叔同曾對他的《女學歌》作了生動描寫：“擊掌完時琴鈞高，一曲清歌聲宛轉，原來是振興女權訓兒曹，心工沈氏傳佳制，淑性陶情要算第一挑”

黃炎培：爲《重編學校唱歌集》所作的序文中說：“沈君之所以足爲我教育界良導師者，不惟以其得風氣先，尤以其所制樂歌，雖至今日作者如林，絕不因此減其價值，且爲歲月同增進焉。”

吳稚暉：爲《心工唱歌集》所作之序文中說：“民元開國之初共抱無窮之希望，學校絃歌一時皆流靈正始之音。其間尤以心工沈先生之《學校唱歌集》盛極南北。”

可見無論當時或後來，他以樂教——推行樂歌，促成我國社會的進步，其貢獻早已被肯定。

在沈心工先生誕辰一二〇週年，記念這位中國新音樂的先驅——“學堂樂歌”之父，我相信其意義是重大的；讓我們回顧早期中國新音樂家的可歌可泣的事蹟，對未來的展望以承先啓後的精神勇往直前。

中華民國作曲家協會
理事長 許常惠謹識

附記：我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及香港民族音樂研究會聯合主辦的《中國音樂國際研討會》，會中認識了一位從北京來的傑出民族音樂學者——沈洽先生，沈心工先生的侄孫。

沈君多年來蒐集沈心工先生的文物資料，並加以輯錄、整理，已具可以成冊的規模。做爲沈心工先生家族的後代，或做爲中國音樂學工作者，沈君雖說這工作責無旁貸，但也是一件音樂界的重要而又感人的事蹟。因此，我義不容辭地答應促成《沈心工先生的生平與作品》的出版。因爲做爲中國新音樂的晚輩，我也感到責無旁貸。我特別感謝：教育部及文化建設委員會的鼎力支持，因爲沒有他們的資助，出版之事是很難實現的。

許常惠記

--- 他是一位很精明幹練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這個小學裡，所以把學校辦得很好。

— 鄧韜奮

--- 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先生是一個純正的教育家，是一個完人。

— 黃炎培

--- 沈先生 --- 在吾國音樂教育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 --- 是提倡音樂教育最早之一人。先生當時能獨具慧眼，看到音樂教育的重要，編製新歌出來使後生學子得樂教之益，--- “盛極南北”確係事實而不是過譽。所以現在的音樂教師及歌曲作者多少皆曾受先生的影響，這一點貢獻，也就了不起了。

— 黃自

沈叔達先生曾任務本女塾音樂教師，對音樂素有研究。一九〇三年沈先生從日本回國，將西洋樂曲介紹到我國。我進務本女塾讀書，沈先生曾親自教授音樂歌唱。他自作歌曲九十餘首，通俗易懂意義較深，朗朗上口，人人愛唱。他所作的《睡覺歌》《賣花歌》《纏腳歌》其歌曲至今印象很深。有一首《請君對鏡》我特別欣賞，頗有教育意義，教導我們注意培養高尚的情操和修養，使我受益非淺，至今未忘。

沈先生執教期間頗受同學歡迎。後來，校長吳懷疚調任上海縣知事，沈先生亦離校升任他校職務但其所作歌曲猶長為同學所樂唱，課堂、校園餘音裊裊。

學生 吳若安回憶

時年九十有四
一九八三年二月



沈心工先生
(一八七〇～一九四七)



1.心工先生哲嗣 沈葆昌先生
2.心工先生哲嗣 沈葆中先生
3.筆者（心工先生姪孫沈洽先生）
攝於一九八二年冬上海滄州別墅

前言

在我國近代音樂史上，沈心工先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有關先生的史料却不多見，“一手”材料更少。筆者係先生的侄孫，也是先生晚輩近親中唯一從事專業音樂學工作的。故而，儘可能地把有關他的史料整理出來，是筆者責無旁貸的事，也是音樂界許多同道的期望。應該說，筆者覺悟做這件事，實已恨晚。十年動亂中，有關文物資料失佚不少，如先生生前心愛的“璐王琴”等三張古琴、先生自己設計的漢城磚紅木琴桌以及記述先生音樂思想方面重要轉折的《歸鶴記》等重要手稿均已不復可尋；該訪問者，很多也已相繼作古。這些，都是無法彌補的損失，這是我的失責。八二、八三年間，筆者終於在堂叔父——心工先生的哲嗣沈葆昌、沈葆中兩位老人家的贊許和幫助下，得以接觸了先生的全部遺書，手稿和由先生親自仔細編訂的影集；兩位叔父大人又耗費許多精力，幫我回憶和核實了種種史料。另外，琴家吳景略、張子謙等先生也為筆者提供了先生晚年活動的重要線索和資料，例如張老先生不間斷地記了四十餘年的《操縵瑣記》以及當年“今虞琴社”刊印，由沈心工先生填配的琴歌樂譜《春光好》〔調寄《玉樓春曉》〕等等，從而幫助我們弄清了先生晚年與“今虞琴社”的一些關係。這些，絕大部分都是從未發表過的材料。為有助於近代音樂史的研究，現筆者特將它們編成此文集以饗讀者。

對於諸位長輩的大力幫助，筆者在此深表感謝。

本文集共分正文和附錄兩大部分：

正文部分為先生遺著《家庭歷史小說》的摘編。《家庭歷史小說》是一部真實的記事小說，完成於一九三四年。全書分為五十節，敘述了從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到先生被迫退出南洋公學附小和辭去南匯縣長職為止（一九二七年）我上海沈氏家族的興衰歷史，以及先生本人一生的許多經歷。它既是一部族史（一部真

實記載我國早一代民族資本主義如何興衰的歷史），也是一部自傳。現筆者僅將書中先生自述其經歷的部分加以輯錄、整理，並取《沈心工自傳》為本文集之名。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先生寫這部家庭歷史小說的本意只是為了教育族內子孫後代，並未打算發表；同時，也由於一九三四年冬先生心臟動脈硬化症發。所以，自傳中，有關一九〇三年以後的事寫得比較粗略，尤少提到先生本人在推動樂歌運動、倡導音樂教育事業等方面的種種細節。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然而筆者認為，對於了解先生的生平，創作和思想來說，這畢竟是一份最珍貴的第一手材料。另外，大幅度地刪去我沈氏的族史內容，固然突出了先生自傳的輪廓線條，但有些背景問題，讀起來就變得有些模糊。所以，筆者又根據刪去部分的内容，在必要處加添了若干附記，以為彌補。為保持文集的真實性和學術性，凡此種種，無論是刪節還是附記，都經過了我兩位叔父的逐字審閱和首肯。這也是筆者需要說明的。

文集的附錄則包括：黃炎培先生和筆者專為先生所作的傳；陳懋治、黃炎培、吳稚暉、黃白等當年為先生之諸種出版物所寫的序言和先生之自序；筆者撰寫的“年譜”；先生生前重要的照片以及代表性作品。這些材料均極為真實可靠，都是研究先生之生平及其作品的重要文獻。

本書承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許常惠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協助才得以出版，筆者深為感激。

一九九〇年是先生誕辰一二〇週年，望這本小冊子能趕在那時之前出版，這也是我的一個心願。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於北京

沈 治

沈 心 工 自 傳

沈 洽 整 輯 · 編 注

正傳

吾今家居養老，平心想想，事事稱心。住的是三層洋房，前有花園，後有餘地，雖不十分講究，却是堅固、寬敞、清靜。吃的是早晨麵包、牛乳，夜飯一壺老酒。結髮老妻，至今健在，留心我的衣着、飲食。老嫂依我相處三十餘年，承她處處照應。膝下三男一女，個個都好，對於父母敬孝，手足之情非常和睦。葆琦、葆昌久有相當職業；葆中在金陵大學學農，明年夏天可望畢業；葆安在中西女塾讀書，今年高中二年級。我的教育子女的義務，不久就可圓滿。葆昌娶親之後，自立門戶，雖是新式小家庭，實際却很節儉。媳婦美傑天真爛漫，三天五天來一次，說說笑笑，好像已嫁的女兒，依戀娘家。今年九月廿七，她一產兩男，老翁居然抱孫了。葆琦的未婚妻袁小姐，我們時常見面，她的性情細膩和順，不久就要娶來相處。一門和氣，可以預卜。至於我老夫妻的養老資本，雖不豐富，却還過得去。我從廿一歲起在教育界混了將近四十年，雖無多大的成績，而說起沈叔達三字，社會上有人知道。做過百二十餘天官，雖無絲毫政績可言，却未刮過老百姓一錢，還可安慰自己。我的身體雖非頭等，却還健康。從六十一歲起，每年出遊一次，青島、牯嶺、北平、四川都去過。……

（選自第一節：動筆前的感想）

按：這一段寫的是一九三四年時先生的家庭情況。一九三九年，先生寫了一首家歌，歌名《我的家》（朱纖雲作曲），基本上就是以這裡描寫的家庭情況為背景的。文中提到的“三層洋房”，在上海虹橋路胡家宅，即今上海市文治中學主樓之一。這幢房子先生親自設計和督造於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春，先生全家遷居此宅，直到一九三八年，抗日難作，遂遷入市內，計住了十五年。為紀念母親，先生定其它名為“永思堂”；為紀念去而復歸的一張古琴（璐王琴），先生名其書齋為“歸鶴軒”。

我處有沈氏族譜兩本。……族譜所載的事，到咸豐九年止。以後的事，不可聽其失傳。現在惟我知道，敘述出來，是我應盡之責。所以想把我家的歷史寫成小說，使後人容易看、歡喜看；並且當作故事資料，講給小孩聽，使小孩從小便知家庭歷史，知道做人必先要吃苦的關鍵。我悟出我現在的境界，還是從知道窮苦，一生節儉中得來。現在的世界，更加危險，尤其不可不知道這個關鍵。我如此想前、想後、想現在，以為家庭歷史小說，萬萬不可不寫，於是乎動筆。

（選自第一節：動筆前的感想）

按：此段是交待先生寫這部《家庭歷史小說》的動機，也反應了先生晚年對人生和世態的一些看法。

我父生於道光廿一年（即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的一天，取孟子十一月徒杠成一句的意義，名悅杠；又取冬至一陽生的意義，號一生，後改一奎。後來避債到湖南做官，改名悅穆，改號誦清。……幼時讀書不多。因為孟喬公（先生之祖父，一八二二年生，一八六〇年歿）專門吃素念佛做善事，不管生意。所以晚香公（先生之曾祖父，一八〇二年生，一八六七七年歿）命我父十五、六歲時就出學堂，進生義號學做生意。希望將來生義大權有人接管，用意極好。不料後來生意倒了，我父仰承晚香公之命，管理家事。那時家中吃慣用慣，一時緊縮不起來。我父請晚香公把人欠欠人和盤托出，抵償之後，不論產業多少，公平分派，大家明白之後，緊縮起來，自然沒有怨言。但晚香公不肯聽從，只說：“我老了，你當勉為其難。”我父是忠厚的人，不願力爭，照舊當家，從同治初年起，到同治十二年出門。

（選自第二十三節：我父誦清公的早年）

按：先生的家庭在清嘉慶、道光年間，是上海的一門望族，主要依靠做“沙船生意”（即

帆船運輸業)發達起來,設有“生義”商號,築有生義碼頭,並擁有龐大的船隊。但是,一八四〇年之後,由於帝國主義殖民勢力的步步侵入,沈氏的船隊運輸經不起外國輪船的競爭,很快衰落下來。關於沈氏家族的這段興衰歷史,在先生這部遺著的前二十多節中,有十分詳盡的敘述。無疑,這段歷史對先生後來思想的發展有很深的影響。但因材料本身鋪敘很開,全部輯錄固是研究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有趣資料,但離本輯錄之宗旨勢必嫌遠。故筆者僅能在此略舉一、二,以見一斑。例如在敘述“孟喬公”的事蹟時,先生寫道:

“孟喬公每年做善舉的費,要用四萬兩銀子”。(第十九節:孟喬公有功社會)但是他自身非常儉樸。……他見家中繁華過度,非常憂慮。想要說說,料也無用,恐怕反會惹起家庭的不和。他做《晚霜擔月圖》以及十首分家詩,都含着幾諫……父母及做戒後人的意思。“敘”里有‘惟父能忘,而楨(孟喬公名)愈不能忘父之所忘。此晚霜擔月圖之所由作也’一段,老實說就是提醒晚香公不要忘了從前吃苦,而聽任家用奢華。詩里‘兒女嬌癡’、‘琦羅珠翠’、‘點奢崇儉’許多字眼,就是說家中不該如此奢華;再有‘五百遺金母氏賢,彌留囑置范公田’,‘憶到慈幃霜雪冷,青衫暗濕淚涓涓’詩句,正面是想念金氏太太[晚香公之元配]的節儉勤勞而悲傷,反面的意思,可不言而喻”。(引自第二十節:孟喬公關心家政。文中方括號中的字句,係沈洽加注,下同。)。從這段記述裡可以看出,先生是非常贊賞他祖父的這些思想的。先生一生的身體力行以及他的創作都與這些思想有着明顯的聯係。又如在此敘述家道中落的原因時,先生寫道:“晚香公的晚年很不得意。……起初[指一八四〇年之前]沙船生意很好,因為沒有輪船來競爭。後來[指一八四〇年之後]外國的輪船來了,而且一天多一天,沙船當然失敗。晚香公因為做生意難,周轉不靈,想把沙船抵債,從此停業。……但是生義號裡有一個姓陸的舅爺[晚香公之繼配陸氏太太的弟],因為他自己

的飯碗起見,竭力反對。他說田地房產利息很薄,不如變賣錢來還債,留着沙船照舊做生意,可以復興。晚香公耳朶軟,聽了他的話再做。豈知越做越糟,收場太遲了,沙船愈不值錢,三錢不作兩,賣了還債不夠,就此窮了。但是家裡的人吃慣用慣,一時收縮不來。晚香公老了,令我父親當家,就苦了我父親、母親”。(引自第十六節:晚香公的晚年)由此可見,先生對於清皇朝的無能以及帝國主義殖民勢力的侵入給我國帶來的災難是深有體會的。這對於激發先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強的精神,也有着重要影響。

我母[一八四一年生,一九一八年歿]的祖,青浦劉朋巢會看風水,很有名。晚香公請他尋墳地,因而知己,說成了兒女親家。我母比我父小一歲。咸豐八年她十七歲,嫁到沈家來。……同治二年[即一八六三年]我母廿二歲,三月初七生我大哥孔宜。[孔宜是號,名慶長,前清秀才,廩生。先生少年時代受其教育極深,歿於一八九〇年]同治九年正月半[即一八七〇年二月十四日]丑時,生寫這家庭小說的我。那年剛巧我父三十歲,故我的名字叫壽。我三歲斷奶,奶娘去了,就跟我母睡。四歲的一年,我父親要到橫河討債,豈知一去不歸。我那時諸事不知。我見我母時常流淚,只有呆呆地看我母親的面,連叫幾聲“母親”。我母不應,我也哭了。我不知道我母那時心裡怎樣痛苦,反而來安慰我,叫我不要哭。這是一齣悲劇“父之離家”的序幕。

(選自第二十四節:我母的早年)

我父多日不歸,於是全家哄動起來。結果邀了親族公議。從此各房分開自吃。沒有錢可分,只把住的屋子分定了。所有欠人的債,誰肯承認?只有歸在我大房名下。不知那年的年關如何過去的?正月初頭,有一天,我母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和我一共六個人,正在吃午飯

的時候，二房裡長孫（月孫的小名）哥哥換了新衣，來問我們拜年去不去？我的哥哥、姐姐都沒有開口，我就先說：“爹出門了，我們沒有什麼歡喜，不去拜年。”……新年裡是大家最快活的，我是小孩，尚且不高興，我母親心中的煩惱可以想見了。我們最怕的是有人來討債。有一個債主叫陳意松，沙喉嚨，一上門來，但聽見他的聲音希譁希譁的狂叫，碰抬拍凳。泡茶請他吃。他把茶杯摔在地上，砰的一聲響。我們嚇得像老鼠怕貓，躲在洞裡，不敢動。我家沒有錢還他，他領了六七個短衣赤足的無賴來坐討。這班無賴見開飯就吃，晚上不肯去，橫七豎八的睡在我們屋裡，忽然唱，忽然笑，胡說八道，無法禁止。忽然一只凳子不見了，說是被一個無賴拿去變錢抽大煙了。真是鬧得頭痛。鬧了一陣子之後，陳意松又調派了一班女人來了，穿房入戶，毫無顧忌。內中有一個有喜大娘子，崛起大肚子，快要足月臨盆，硬要睡在我母的床上。飯時姓張的要吃魚，姓李的要吃肉，姓王的不吃葷而要吃素，弄得日夜不安。我母總是好說好話，苦苦求他們體諒，並把家中實在情形說給他們聽。幸而這班女人心腸還好，竟然動了慈悲之念。那有喜大娘允許瞞着陳意松，夜裡回家去睡，早晨再來。內中一個吃素的姚太太，心腸尤其慈悲。她說：“沈家奶奶，你現在果真苦惱。但是你的官官、小姐個個都好。將來一定有興旺日子。你老來享福。你要保重，不要傷心。”總是這樣安慰我母。有一天夜飯後，我母要把家事告訴我父，就教大哥代筆寫信。在後房抬上點了一只油盞。我母說，大哥寫。說說寫寫，我母哭了，大哥也哭了。那種情形，真是淒涼。我倦了先睡，不知他們寫到幾時才寫完？（選自第二十五節：我父出門之後）

……我父因為年關將近，無法可想，就私下到劉家避債。同時和四位母舅相商善後，就想出門做官之計。一層暫時避債，卸輕當家的負擔；二層希望做官得意，重興家業。我父早

年捐過藍翎同知的前程，官名悅杠。同知是五品，中等官銜，小於知府而大於知縣。大家相商之下，以為同知的排場，恐怕開銷不出，不如另捐一個小官的好。同光年間，捐例特別通融。所以改名悅穆，另捐一個試用巡檢——巡檢是從九品——分省到湖南。為何要到湖南？內中有個緣故。那時太倉陸狀元陸增祥在湖南做道台，他是木生娘舅的叔岳。狀元夫人蔣浦徐氏，是我母的乾媽。因此兩層關係，故分到湖南，希望道台提拔，賞口飯吃。在同治十三年春夏之間，從劉家動身，一肩行李，單身遠去。到省之後，落了客寓，拿了木生娘舅的介紹信，去見陸道台。不料陸道台並無權柄，不過允許在上司面前吹噓罷了。同班候差的人，不知多少，初到的人那裡會馬上得差。住了一時客寓，覺得太費，於是搬到兩浙會館，開銷省些。在會館裡，遇見了一個浙江朋友，叫莫梓益，是兩浙會館老房客。他的官銜是候補縣丞，與我父一見如故，朝夕相見，日久愈加親密，把他的二小姐寄名於我父，後來又把這寄女配與我為妻。這是後話暫且不多說。且說我父在省一住半年，差使無望。聽說分到外府，希望多些。於是設法分府到澧州。到後借住在廟裡，親友全無，終日與老道相處，非常寂寞。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早晨，照規距到道台衙門上手本（就是有官銜、姓名的紅帖子），身上穿着禮服，等候道台大人出來行香（初一、十五大官須到城隍廟、關帝廟等上香磕頭，這叫行香），和一班同僚立在一起站班，向大人打一個扞（屈右膝，同時右手向下一伸，叫打扞，官場叫請安），大人把他的頭點一點，右手的馬蹄袖拂一拂，就算答禮，走過了，這班請安的小官兒也就散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面子上說是來侍候大人，實際上是叫大人見見這班窮官兒，希望大人仁慈大悲賞口飯吃。我父除了這麼初一、十五上衙門之外，無聊之極。專門寫字，臨多寶塔、看書、練習算盤。那澧州道台是滿洲人，名增某，很留心下屬的行為，時常派人私下查察。他知道我父在廟裡用功，漸漸地看重起來。有一次上衙門，居然特

別傳見問話，派過幾次短差。光緒二年春天，省理藩台發來札子，委了辰州釐金分卡委員。想是增道台和陸道台吹噓之力。每月薪水二十千丈。這種差使是優差，普通做一年，若有腳力的得連一年，至多三年。我父做到將近滿年之時，又得藩台札子，連續一年。歡天喜地，方才請假掃墓，回家一行。

（選自第二十六節：我父初此到湖南）

按：在“小說”中，作者對其父親的經歷有很多記述。從記述可以看出，作者作為覺悟的一代，一方面對父親的這種歷史性的悲劇遭遇深為同情，另一方面又對父輩看不到社會的沒落，一世迷戀“冷鋼”，想靠“拿印把子”重振家業的陳腐觀念隱含着辛酸的批評。顯然，父親的經歷及作者自己的目睹和體驗，都是促使作者後來迸發出強烈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重要因素。

我起初但知道父親出門，却不知道到了那裡。隔了一時，才知道在湖南做官，境況很苦。後來聽說得了什麼差使。我八歲的那年四、五月間，聽說父親要回來帶家眷出門。……大哥、二哥在三牌樓徐竹鄰表叔祖家裡讀書。因為客地從師，諸多不便，故決計不到湖南。……跟我父母到湖南的只有兩個姐姐和我三個人。另外帶一個女僕叫崑山。行李只帶細軟之物。恐怕海關查看箱籠的麻煩，托馬伯珠丈姑弄了一張上海道的護照。……動身時大約在秋天，搭的是招商局輪船，包了一間官艙。從前的輪船，車輪裝在兩旁，外面有半圓的護輪板，中心畫着一只大眼睛。現在不見這種輪船了。我們動身的一天，吃過夜飯，大家到金利源碼頭上船。諸位娘舅和大哥以及其他要好的至親，如馬伯珠丈姑之類，都上船相送。作別的時候，我母向諸位娘舅頻頻擦眼淚，聲音特別變了。大哥、二哥向我父母磕頭，立起身來，眼中含着淚，一言不發。我父母安慰了兄弟兩個幾句話，又叮囑了幾句話，就此大家分手。（選自第廿七節：我父初次回家接家眷）

送行的人離船之後，我們歸到包定的艙內。四周看看都是有趣的事。小小的一個房間，一面小門，一面有小窗，再有兩面，每面有兩個長方大盤，一上一下疊著，說這是睡的床。房頂上掛著一個玻璃油燈，滿房白漆，光明燦爛。父親說下半夜開船，現在沒有開，怕有扒手，把門關上的好。把手邊的行李略為整理，就把鋪蓋打開，攤在長方的大盤裡。說定父親睡高鋪，母親睡低鋪，靜姐、吉姐睡低鋪，我睡高鋪，崑山睡地鋪。我和兩個姐姐咕咕唧唧不想睡。睡了之後，還是滿心歡喜，一時睡不著。等到了一覺醒來，覺得船身顛動，耳中隆隆的響，天已大明。向窗外一看，但見黃色的水在船邊流過，遠遠望見一線岸邊。船上粥飯也是一日三餐，菜飯雖有，我們不大吃。因為親戚送的路菜很多，許我們盡量吃。我和姐姐吃罷粥，叫崑山帶領了外面走走，遇見了一個船上的木匠頭，浦東人，攀談之後，非常要好。他就帶我們到船頂上去玩。眼中最奇怪的，是船頂居中，有一件東西，好像其大無比的天平，兩端一上一下，動個不休。我們要走近看，那木匠頭說：“不要走近，這是機器。碰著了它，就要送命。”他又說：“等一等就有人來加油，真是好看。這機器上許多小銅杯，就是盛油的東西。”不到一刻，果然來了一個短衣窄袖的人，手裡擎著一個黃銅長嘴壺，跳上機器，跳東跳西，加油在杯子裡。那人身體的靈活好像一隻活猴，在風搖不定的樹枝裡玩把戲。木匠頭說：“這是危險的工作，萬一失腳，生命休矣。所以他賺大工錢。”木匠頭又領我們到處去看，又到他的臥房裡吃雞蛋糕，味道很好，不過有些牛騷氣。大概我們到船頂上玩過兩三次。那時我們的心裡，在船上多住一個半月也不討厭。不料五、六天就到漢口了。（選自第廿八節：從上海到漢口）

到了漢口，先落棧房，候雇民船。父親說：“對江武昌一面，有一座黃鶴樓，可去遊玩。”就命方貴（男僕是父親的跟班，帶到上

海的）領我去遊黃鶴樓。這樓造在城上，有三層高。頂上一層，供著一尊騎鶴的神像，城下就是長江。對岸是漢口，船隻的桅樯密密層層，好像上海黃浦江上的景象。民船雇定之後，我們就上船。這船比劉家的大帳船大三、四倍，有水手七、八個。開船之前，船老闆在船頂上點著香燭、燒紙錢、放鞭炮、磕頭拜神，然後起錨開行。六、七人推槳，一個人把舵，向上流行去。比較輪船另有一種趣味。船上有兩間大艙，舖位很寬展，但是一切污糟，不及輪船的清潔。飯食我們自理，自己買米買菜。後艙有公用的灶，叫僕人去做飯做菜，貼還船家煤炭錢。今天四十里，明天五十里，好順風走八、九十里。夜裏不走，大逆風不走。漢口到陳陵磯一段是長江；陳陵磯朝南三、五十里是洞庭湖口岳州城；岳陽樓就在城牆上面，橫過洞庭湖到西岸是常德府城。由此沿著沅水而上，經過桃源縣而達辰州府城。照地圖上比例尺計算，漢辰之間有四、五百里的路程。我們的船在洞庭湖裏行了一天，就遇逆風，就和同邦一路的船三、四隻聯合起來，拋錨停歇。因為湖面闊，東西橫過，非有順風，是不易過的。一停四天，父親心中很著急。我們小孩却不在意，而且可以弄水。兩個姐姐吊起水來洗手巾，我吊起水來洗腳，一盆再一盆。秋天的水並不冷，兩腳浸在水裡，眼看野景。洞庭湖中間有一座山，名叫君山，山青得可愛。四邊都是茫白遙天的水，三隻五隻白鳥在水面上飛去，看得出神，忘其所以。那時我不知道什麼是詩。現在回想，我的幼時，却很高雅，倒有“夏水欲滿君山青”和“濯足洞庭望八荒”兩句的詩意在我的腦筋裡。第五天好順風，一天過了洞庭。到了常德府城，船又停了，預備沅水裡用的必需品，添用兩、三個水手。平常拉纜用麻繩，一到灘河裡，須用篾纜，大約七、八分對徑的粗。做篾纜的人，登得很高，好像童子軍造的瞭望台，約有兩、三丈高。據說在平地上做的篾纜容易斷。當時我聽了這話，覺得很奇怪，現在想想，確有道

理。是要纜內的篾，根根寬緊一樣，方才能多吃力量，登高做纜，纜白垂直，篾條的寬緊，自然平均了。且說沅水在萬山之中，好像川江，彎彎曲曲，有深有淺，有窄有寬，水流很急，危險之處，水面之下有亂石，行船不小心，碰在石上船就粉碎。這種危險之處，就叫灘。到辰州去要經過混水灘，清郎灘、翁子洞三個大灘。我們的船，一路八、九個水手上岸拉纜。遇到大灘，遠遠聽見水聲隆隆，水聲格外的急。八、九個水手，不濟事了。早有一班苦力，在灘頭恭候，專做拉灘的生意。臨時雇用的人數，看船的大小而定。我們的船大概雇用三、四十人。過灘之前，船老闆向老爺討賞，大概多者一千，少者五百。領賞之後，去買厚皮豬肉一大塊，煮到半熟取起，供在船頭上，點香燭、燒紙錢、敲鑼、放鞭炮、磕頭敬神。敬神完畢，把肉切開，船老闆、水手們聚在一起，歡呼大吃。有人自己挖腰包，買碗燒酒，同時暢飲。船老闆却很客氣，孝敬出錢的老爺幾塊肉，送來時口稱恭喜，就是祝頌平安的意思。我們把肉一數，剛剛每人一塊。我們小孩子總是貪吃，不管厚皮薄皮，不管生熟，蘸蘸自己帶的醬油就吃。父親母親搖搖頭不要吃，餘剩的幾塊給崑山，方貴吃了。我們正在吃，忽然岸上大叫起來，同時船也震動起來。出艙一看，但見岸上拉纜的人，好像一串幾十隻蟹在地上爬，“噯喲噯喲”喊個不停，篾纜切在桅桿的下半節，吃了拉力，“咕呷咕呷”的響，還怕篾纜拉斷，時時澆水。船老闆和擋舵的人、撐篙的人，個個眼睛暴出，像地牌式，十二分的用心。不知道怎麼船身一側，抬上茶杯滾落打碎。大家嚇得呆了，母親連聲唸佛。過灘之後，大家方才安心。我們看看水清見底，七棱八角大石塊之外，還有石卵石，形形式式，不計其數。可惜不能下水去拾起來。石卵石桃源的最好。父親從前路過桃源，二、三百文買了一面盆石子，石質透明像瑪瑙。後來給了我，我不留心遺失了，真是可惜。閒言少敘，且說我們過清郎灘時，照例老爺賞錢，老